



台灣聽力語言學會電子學報

The Speech-Language-Hearing Association, Taiwan

- 主題文章：單側聽損個案經驗分享
— 『用心聆聽無聲的意義，事事都可以是好事』
- 撰 稿 者：陳惠琪、何心婕



主題文章

單側聽損個案經驗分享一

『用心聆聽無聲的意義，事事都可以是好事』

陳惠琪、何心婕

● 前言

本文章的第一位作者為陳惠琪，以家有單側聽損兒的家長身份撰寫；第二位作者為何心婕，以本身為單側聽損的身份撰寫。文中兩位作者將和我們分享關於單側聽損的大小事，也將幫助我們探討單側聽損的重要性。

● 最重要的小事

一個在生活中很小、很稀鬆平常的狀況，在淨淨沒有察覺的狀態下，正開始發酵……。

我懷孕末期生病，淨是早產兒，她一直到一歲七個月才第一次站了起來。當年在帶淨的時候感到壓力很大，因為她的發展比其他孩子慢，又幾乎不會講話，所以醫師開了張發展遲緩的證明給我，讓我帶淨去上語言治療以及復健（訓練平衡），拿著評估的單子站在診間外頭，再看看還那麼小的女兒，我瞬間被接連來的壓力壟罩，當場就忍不住哭了，明明知道應該要堅強、知道哭也解決不了問題，但我就是忍不住的眼淚一直掉。「媽

媽！惜惜！」淨伸出他的小手摸了我的臉一把，我趕緊收起情緒、擦乾眼淚，緊緊抱著淨。原來，我們的情緒，孩子都是有感覺的。

這幾年來，醫生都告訴我，把淨當成一般正常的孩子來照顧就好，但隨著她進到學校，從學習、人際關係、生活狀況等等，一直一直有好多新的問題出現，我一路看著她在這些看似基本能力的地方跌跌撞撞；她說，因為沒有聽到老師說要集合，所以被留守，後來，我教她以後就留在老師附近玩就好，這樣就不會因為太遠而沒有接收到老師指令。她說，娃娃車同學跟她講秘密，結果她聽不清楚就請同學再講一次，同學就生氣說不跟她說了！還有，她中午端湯時都會灑倒，常常都是趴在地上擦地板收拾殘局，有一次還不小心把熱湯潑到了同學身上（單側聽損造成平衡很差）。單側聽損的患者其實是無法聽聲辨位的，這伴隨而來的就是安全疑慮，他們無法判斷喇叭聲是從哪個方向傳來，她也不知道媽媽就在她後方叫她小心，有車！

面對一個單側聽損又發展遲緩的孩子，主要照顧者的心理壓力很大，但是外面的耳語再多，絕對都比不上家裡的不支持！在某些比較傳統的家庭裡，都會擔心孩子配戴助聽器會被排擠及貼標籤，甚至有些因為不了解，而用帶有歧視的方式來稱呼聽損的孩子，我以前遇過阿桑對著我女兒說：「繼咧嬰仔ㄗㄠ、耳朗，ㄠ、拜某蒿啊啦！」（這個小孩臭耳聾，以後沒用了！）當時的淨還在牙牙學語，為了配不配戴助聽器這件事，家裡幾乎是一整個吵翻天！耳鼻喉科的醫師給我的建議是配不配戴都可以，因為他還有一邊耳朵是好的，但如果能讓孩子聽得更清楚些，我們就盡力協助。我帶著醫囑槓上一堆人，結果本來稱不了解單側聽損的人，突然變成每個人都有認識醫生，每個人都有類似的的朋友或親戚經驗（已笑）。這時候我女兒在大家眼中就不是臭耳聾了，是一邊耳朵一點點聽不到而已，一邊聽不到沒有關係，因為還有一邊，他們朋友的朋友或朋友的孩子也是好好的就長大，而且都是資優人才，不戴助聽器是沒有影響的。當年，我那一歲多的女兒，劣耳的損失程度是中度聽損，沒有配戴助聽器。後來，等到我離了婚，帶著她回到台中，生活開始比較穩定後再到醫院檢查，她的劣耳就邁進了重度聽損，現在五歲，是極重度。

昨天，我一個朋友很感慨的對我說，愛要及時、想法也要即刻落實，因為我們什麼時候離開這世界誰也說不定。我對我在乎的每個人、每件事，都盡心盡力全心付出，如果問我，我有沒有什麼遺憾，有沒有後悔過什麼事？！我常想，如果當年懷孕時我好好照顧自己，是不是就不會因病引產？又或者發現聽損時，我堅持到底讓她配戴助聽器，是不是我們淨的劣耳就不會惡化得那麼快？！

不過，即使我再不願意，我終究還是給了她一隻沒那麼好用的耳朵。我一直都告訴自己，抱持著樂觀、正向的態度來面對淨的狀況，我在意她的教育、學習，也擔心她的未來就職以及可預期的神經萎縮、聽力惡化。但那天，她拿著電話聽筒放在聽不到的那隻耳朵，對著我說電話壞了，把打來找阿公的電話給掛了！我開始思考，也許在大人的認知裡所謂首要的事，應該要緩一緩！



「最重要的小事」，一個在生活中很小、很稀鬆平常的狀況，在淨淨沒有察覺的狀態下，正開始發酵……。

● 『用心聆聽無聲的意義，事事都可以是好事』

「嗨，我是單側聽損，我的一耳聽力受損，所以聽得不是很清楚。」當年車禍後，發現聽不太清楚而趕緊去醫院檢查時，就已經錯過黃金治療期了。醫生說我的聽損是「感音性聽力障礙」，查不出原因也沒有任何藥物可以治療，現在只能維持另外一耳（優耳）不要退化就好。當時的我不放棄希望，心裡想著，也許是醫院檢查錯誤？或者醫生醫術不夠高明、檢查不夠仔細？「一定會有辦法的」的信念支撐著我繼續往返各大診所醫院做檢查，核磁共振、腦血管檢查、聽力測驗、平衡測驗等等全都試過；甚至中醫的針灸、調理，坊間的密醫、瑜珈、腳底按摩、整脊等物理性復健，只要有一絲絲希望，我都不放棄。每一次的治療對我而言都是一個希望，但一次次的希望落空，都讓我感到很受挫，每每走出診間，我都強忍淚水，告訴自己不可以在別人面前哭，等到回到家裡，眼淚才敢滴下來，而我怕家人擔心，還是不敢哭出聲。

這幾年往返各大醫療院所的經驗，我熱切的感受到，找到一位專業聽力師及語言治療師是非常重要的，聽力師需要具備多元且專業的知識與能力，除了聽力醫學的訓練外，還包括語言學、語音學、聲學、電聲學、心理學及教育……等。他們透過相關輔具如：助聽器、人工電子耳及輔助性聽覺裝置，協助聽損者聽得更好，繼而維持良好的生活品質，除了提供專業的服務之外，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心理支持，我的聽力師伴著我走過這一路的人生風景，他憑藉著專業來回應我對於聽力退化及輔具的困惑，適時從旁提供協助。聽力師和語言治療師在聽覺創健與復健實務中均為要角，他們提供全面化、專業化且人性化的服務，對我而言，他們是聽損患者的守護者。

以個人實際接觸到的專業聽力師經驗來分享，「用心聆聽」及「耐心」對我而言是重要的一件事，透過雙向溝通進而了解自己本身的聽力受損概況及應注意事項；對聽力師而言，何嘗不是也能有效幫助到聽力受損者挑選合適的輔具。此外，到醫院就診，透過耳鼻喉科醫師開立進行純音聽力測驗，聽力師的角色就很重要，求診者其實會希望聽力師除了進行聽力檢查之外，能多給予情緒上的安撫及專業上的解說。

我曾經是雙耳可以正常聆聽的人，所以根本無法想像失去聲音的世界，失去部分聽力對於生理與心理是雙重的衝擊與困擾，我有時會想，如果一開始就不懂聲音的美好，是不是就不會為了失去聽力而感到痛苦？又有時會自我安慰，其實自己夠幸運了，至少我曾經聽過這麼多悅耳的聲音……。

聽力受損至今已長達二十餘年，心路歷程點滴在心頭。最近我的優耳已經開始慢慢退化，越來越小的聲音其實讓我的心裡感到很不安，全聾的恐懼籠罩著我；一路走來，從發現初期的憤世嫉俗，到現在的坦然以對，現在我已經可以大方的說出來：「是的，我是單側聽損。」既然是無法改變的事實，就讓我們轉個念頭，讓它成為我們生命中的一份大驚喜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們身上的背包也許比別人大一些、重一點，但慢慢走，我們也能夠走的跟別人一樣遠，因為背包裡裝的，除了堅強以外，還有更多的正能量與寬容心。

「無法改變的事情，就順其自然吧！」無論今天的你發生了什麼事，每一天都應該在快樂的心情下開始。帶著微笑，勇敢的跨出第一步，別害怕跟別人不一樣，相信我，只要「用『心』聆聽無聲的意義，事事都可以是好事」，一起加油！（燦笑^^）。



編輯

發行單位：台灣聽力語言學會

發行人：葉文英

主編：曾進興

助理編輯：陳奕秀

網址：www.slh.org.tw

發行日期：2018.10.01

聽語學報：第八十二期

副主編：曾尹霆、吳詠渝、陳孟好

席芸、姚若綺、鄭秀蓮